

将军遗孀吟

● 朱其风 著



● 黄河出版社

将 军 遗 孀 吟

朱其风 著

黄 河 出 版 社

1 9 9 0 年 6 月

将军遗霜吟

朱其风 著

黄河出版社出版

(济南大纬二路325号)

山东省武警总队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5.125 字数120千字

1990年6月第1版 1990年6月 济南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ISBN 7—80558—133—9

I·25 定价：2.20元

开 篇

俗话说：寡妇门前是非多。

我要讲：寡妇家中故事多。

在偌大的中国，十一亿人中，寡妇成千上万。由于她们所处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条件千差万别，各自的生活情形大不相同。有的舒适而安康，有的辛酸与痛苦。有的终身不再嫁；有的另寻夫，重新组合家庭，

寡妇的雅称叫遗孀。

在这里，我要向各位介绍的，是处在特殊地位的寡妇，即解放军高级将领们的遗孀。她们之中，有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有参加过八年抗战的“老八路”；有参加过三年自卫战争的“老解放”。有的本身就是当年的巾帼英雄，有的虽名不见经传，但也有说不尽的轶闻趣事。

寡妇是人，喜怒哀乐，七情六欲，常人所共有的情感，她们有；常人所没有的，她们也有。故此，将军遗孀们的欢乐和痛苦，爱和恨，梦想和失望，构成了一个个传奇故事，犹如满架的葡萄，一嘟噜一嘟噜的。

列位如果有兴，请听我慢慢道来。

目 录

- 开 篇
- 第 一 篇 逃婚姻到达延安
南泥湾喜结良缘..... (1)
- 第 二 篇 出身原是童养媳
结伴系在沂蒙山..... (15)
- 第 三 篇 爱情路漫多坎坷
眷属终成赖情真..... (25)
- 第 四 篇 婚后方知前妻在
两位夫人相安生..... (37)
- 第 五 篇 晚年遇知再婚配
半路夫妻恩爱深..... (45)
- 第 六 篇 姐逝妹继同一婿
两对儿女心相连..... (55)
- 第 七 篇 寡妇风流四十载
披荆斩棘后半生..... (64)
- 第 八 篇 为儿女志不再嫁
铁寡妇威震石城..... (73)

第九篇	欲再嫁多方阻拦 未如愿精神失常.....	(84)
第十篇	丈夫沉冤整十年 平反昭雪赖夫人.....	(97)
第十一篇	丈夫蒙冤被逼死 孤儿寡母有人怜.....	(106)
第十二篇	养儿防老未如愿 只缘儿媳忒不贤.....	(115)
第十三篇	当年三凰求一凤 如今凤魂系三凰.....	(129)
第十四篇	巾幗之女嫁两夫 友情爱情似海深.....	(138)
第十五篇	革命伴侣常分离 一朝团圆夫先逝.....	(149)
后 记	(156)

● 第一篇

逃婚姻到达延安

南泥湾喜结良缘

话说在北京城西，有一座专为几位将军遗孀建造的宿舍楼，人称“寡妇楼”。在二门三层，住着一位年近七十的老太太。她满头银发，脸上布满了皱纹，走路蹒跚，腿脚不灵。但她耳不聋，眼不花，精神矍铄。

这位老人叫张含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兵种原副司令员刘成功的遗孀。

张含英家里的陈设非常简朴，没有高档时髦的家具，也缺少现代化的家用电器。一架黑白电视机置于会客室一隅；一台单门电冰箱放在门厅一角；一套五十年代公家配发的沙发已破烂不堪。这情形，莫说在“寡妇楼”，就是与普通的干部和工人相比，也算是落后的了。

刘将军是1968年病故的。此后，张含英拉扯着六个孩子过日子，只能维持一般人的生活水平。刘将军生前两袖清风，艰苦朴素，无什积蓄。所以，他们家的生活一直很清苦。

张含英原来也是军人，1955年复员后，在地方一个幼儿园当保育员。1965年离休时，月工资仅70元。二十多年来，虽然提高了两次待遇，但增加不足30元，加上其他补助每月共130多元。这几年物价飞涨，现在的两元还不如以前的一元顶用，她家的经济拮据就可想而知了。

好在张含英出身贫寒，吃苦吃惯了，对此也并不觉得难。她上不怨天，下不忧人，自尊自爱，知足常乐。她常说：“有房住，有饭吃，生了病有地方看，这我就满足了。”

欲知张含英怎样参加革命，怎样成为将军夫人，还得从头说起。

1920年秋的一天黎明，在山西临县一户贫苦农民的家中，一个女孩儿呱呱落地。这是女主人生的第五个孩子，前四个因生活艰难，无奶水养活，已夭折了三个，只剩下一个憨傻的儿子。

这丫头生下来之后，女主人精心喂养。那时，封建地主残酷剥削农民，老百姓靠吃糠咽菜度日。女人没有奶水，只有熬点玉米糊糊喂养女儿。说来这丫头的命也大，不知不觉过了十四五年的光景，竟长成大人。她高高的身材，水灵灵的大眼。一条乌黑发亮的大辫子，好不俊俏。

这姑娘就是张含英。

张含英的容貌丰采，引得不少青年小伙子的青睐。张含英的哥哥已二十有余，尚无对象。张老汉把儿子的婚事寄托在女儿出嫁上。邻村一个有钱有势人家的儿子看上了张含英，便托人提亲说媒，他愿意出90元大洋当财礼，这使张含英的父亲喜不自禁，没有和女儿商量，便满口答应了这桩亲事。

不出半年，男方抬来了花轿，吹吹打打，就把张含英接了过去。拜过花堂，入了洞房之后，张含英才看清，这个男人长得黑豆眼，老鼠嘴，满嘴黄牙，浑身瘦得皮包骨头，活象一根麻杆。张含英看那男人嘻皮笑脸的样子，惊恐万状，死

活不肯上床与他共枕。怎奈，旧社会女人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生米已做成熟饭，她也只好忍耐。

这个男人叫王福贵，在阎锡山的“救国军”里当排长，吃喝嫖赌，五毒俱全。他把张含英娶过来当玩艺用，除了求得云雨生活的满足，还把她当成丫环使唤，稍有伺候不到，便拳打脚踢。张含英受欺负不过，偷跑回家。娘见她遍体鳞伤，不住地流泪，情知受男人的虐待，心疼地一把把她拉进怀里，失声痛哭起来。

“娘，我死也不回那个家了。”张含英抽泣着说。

“对，就是吃糠咽菜，咱也不回去了。”娘抚摸着她答应。

须臾，张含英的爹从外面回来了。娘把他扶坐在炕上说：“她爹，你看闺女受的这个罪，说啥也不能让她再回去了。”

张含英的爹看了女儿身上的伤，难过地说道：“只怪你的命不好，也怪爹没能耐。眼下，王家送的财礼已经给你哥说亲用完了。再说，你已经是王家的人，还是回去吧。”

娘在一旁也无可奈何地劝说：“妮，别怪你爹心狠，这也是没办法啊！”说罢，老两口泣不成声。

万般无奈，张含英擦了擦脸上的泪，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家，又回到王福贵那里去了。

王福贵本姓难改。他吸大烟，玩女人，让张含英给自己洗脚，点烟灯。最不能让人忍受的是他竟当着张含英的面，把妓女领到家中嬉闹。张含英虽然没有文化，道理懂得不多，但她也有自尊心。等妓女走后，张含英责怪丈夫不该这样。王福贵哪里肯听，照着张含英的脸就是两个耳光。

夜深人静。身心受到折磨和摧残的张含英，辗转反侧，不能成眠。她对这种牛马不如的生活再也无法忍受了。她想，跑回家吧，还得让父母劝回来；跑到外地去吧，又举目无亲。想来想去，她决定走“死”这一条路。

王福贵在一旁昏昏入睡，鼾声如雷。张含英轻轻下了床，蹑手蹑脚走出门外，来到村头的汾水河旁。这条河不宽，但水深流急。张含英站在河边，看天上的星星倒映在河中，泛起点点鳞光。四周静悄悄的，令人毛骨悚然。她定了定神，朝着自己老家的方向，双膝跪倒，流着眼泪小声地念叨：“爹，娘，女儿没能耐，受不了这牛马罪。我先走了，请二老多保重！”说罢，张含英站起身来，用手挠了挠头发，就纵身往河里跳去。

说时迟，那时快，草丛中突然窜出一个人来。他一个箭步冲上去，拦腰抱住了张含英。

张含英大吃一惊，急问：“谁？！”

“我！”一个操着河南口音的男子回答：“老乡，甭害怕，我是八路军的侦察员。”

张含英挣扎着说：“大哥，你松开手，还是让我死吧。”

那汉子说道：“干啥嘞？有天大的难事也不应该寻短见。大姐要是因为受压迫，你可以到屯留去，那里有八路军的办事处。八路军是抗日的队伍，是专为解放穷苦老百姓的。”

张含英将信将疑。

那汉子又说：“我还有侦察任务，不能久留。你要是听我的话，就径直往西走，一夜工夫就到了。”说完，便消失

在夜幕中。

张含英仔细品味着那汉子的话。由于天太黑，她看不清他的脸庞，只看见他是个大高个子。那汉子走了之后，她这才想起，还没问这救命恩人姓氏名谁。

张含英思忖着，与其白白寻死，还不如找一条生路。于是，她按照那位侦察员的指点，义无反顾地往西奔。第二天上午，她来到屯留。一位姓梁的女助理员接待了她。张含英向梁助理叙述了自己离家出走的经过，梁助理说：“既然你丈夫这样虐待你，你就不用回去了，留在我们这儿做事吧。”

张含英喜出望外。

梁助理问张含英：“你识字吗？”

张含英摇了摇头。

“你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吗？”

“嗯。”

梁助理一把拉过张含英，手把手地教她写下了“张含英”三个大字。

梁助理又说道：“你没文化，做文艺宣传工作不好办。这样吧，我们‘前线剧团’缺少一个炊事员，你就去做饭烧水吧？”

“行，行，行”张含英连声说。

当下，梁助理把张含英领到剧团，安排她当了炊事员。张含英干这个工作，是驾轻就熟，不用学就会。活不重，累不着，晚上还可以看剧团的演出。张含英如笼鸟放飞，鱼儿得水一般，那个高兴劲就别提了。

按下张含英这头不提，单表王福贵不见了张含英，满院

子吆喝，也无有踪影。他猜想，张含英准是又跑回娘家去了，便带了两个人直奔岳丈家而去。王福贵看到张含英的父母，先问好，后说出妻子出走的事。张含英的父母听了大吃一惊，他们根本没见张含英的影子。

王福贵寻人不着，就往县里呈了一张状子，告张含英之父匿藏闺女，图财骗婚。国民党县长命警察把张含英之父带至县政府，当堂审问。张老汉据实陈述，县长哪里肯信？限他在十天之内把女儿交出，否则就要坐牢。

张老汉从县城回来，心急如焚。连忙求亲告友，四面出动，寻找张含英。第五天头上，一位亲戚终于查到了张含英的下落。张老汉马不停蹄地赶到屯留，见到了张含英和剧团的领导，一面老泪纵横，一面叙说王福贵告状之事，劝说女儿回家。跳出牢笼的张含英，刚过了几天自由舒心的日子，死活不肯回去。

话说当时，临县地盘归山西军阀阎锡山管辖。共产党和国民党联合抗日，是统战关系。国民党县长判的案子，共产党也得顾及面子。所以，当剧团领导请示上级怎么处理这件事时，上面答复要梁助理动员张含英回老家去，以免官司越闹越大，影响统战关系。

张含英忠厚老实，工作勤恳，剧团的同志舍不得放她走。张含英本人更不愿意离开这个温暖的家，再回到王福贵那里去。她恳求梁助理说：“我不回去。”

“为了顾全大局，还是回去吧。”梁助理劝道。

“回去以后我还得受欺凌。”

“不要怕，我给你开个介绍信，姓王的如果再欺负你，就到县里告他！”

“我还能再回来吗？”

“如果条件允许，我们随时欢迎你来。”

梁助理说毕，就帮张含英整理行装，准备第二天吃过早饭，就送她走。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不料当天夜里，日军大举进攻山西，阎锡山的军队抵挡不住，全线溃败。一时间不管是军、是民、是当官的，还是老百姓，一窝蜂的往南逃。临县县长逃之夭夭，王福贵跟着军队也不晓得逃向何方。

千万人离乡背井，无疑是一场大灾难，可对张含英来说，却因祸得福。她随剧团撤到黄河以西，以后又转到陕北延安去了。

张含英咋到延安，一切都感到新鲜。那长长的延河水，那高高的宝塔山，那训练有素的八路军，仿佛使她进入了一个新的天地。不久，中央机关保育院从女同志中招收保育员。张含英是从农村出来的，老实巴脚，年龄也比较大一点，很适合做这个工作，便被保育院的院长赵一民选中。从此，张含英便和娃娃们生活在一起。

中央机关保育院收养的孩子，大部分是中央领导干部和烈士的子女，保育院条件比较好，张含英来到人们向往的革命圣地延安，又当上保育员，喜不自禁，工作起来觉着有使不完的劲，脏活累活抢着干。别看她没文化，看孩子却特别细心、耐心，讲个故事，编个儿歌倒也难不住她。

“礼拜天，

天气暖，

爸爸妈妈有时间，

接俺回家玩一玩，

明天送俺来上班。

……”

张含英编的儿歌，孩子们都愿意唱，她讲的故事孩子们都乐意听。无论工作人员，还是孩子都很喜欢她。为此，1942年“三、八”节，张含英被推选为优秀保育员。她胸前戴上了大红花，还得了奖。

张含英万事如意，只是一事不顺心。她没有文化，工作起来总是不方便。她朝思暮想到党校学习一段时间，武装武装头脑。可是，那时候到党校学习的女同志都是结了婚的，没对象的不沾边儿。张含英自从到了保育院，就暗下决心，这一辈子不结婚了，愿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孩子们。现在，她不得不改变主意，只有先结婚，才能上党校去学习。

张含英选择对象有自己的标准，文化不要太高的，官职不要太大的，只要身体棒，心眼好就行。

列位有所不知，当时在延安，男同志和女同志的比例是18:1，很多男同志找不着对象，而女同志说声要结婚，起码有几个男同志去追求她。

一位大学毕业后参加革命工作的干部，悉闻张含英找对象，就主动找上门来。这位干部鼻梁上架着付近视镜，说话文皱皱的，广摘博引，有些话张含英听都听不懂。没谈多久，张含英觉得不对劲儿，便说：“俺是从农村出来的粗人，没喝几天墨水，和你不配对儿。”说完，就看孩子去了。

一个长征时就当师长的老干部，托人向张含英求爱，说他相中了她的老实、厚道。张含英听后吐着舌头说：“那么大的官，俺不配，算了吧。”压根儿就没和人家照面。

赵一民拿张含英没办法，问她：“你究竟想要啥样的？”张含英腼腆地说：“俺也说不准儿，反正婚姻大事，在家靠父母，在部队靠领导，你就看着办呗。”

有一回，中央机关保育院的一位阿姨结婚，对象是三五九旅的参谋，在南泥湾开荒生产。赵一民作为证婚人去参加了婚礼。婚礼结束以后，三五九旅的领导对她说：“我们这儿还有许多够结婚条件的男同志，找不着对象，你们保育院还有结婚的女同志多，再给介绍几个好吗？”

赵一民爽朗地答道：“我们保育院长得漂亮的，没有结婚的女同志有的是，得看男同志的条件如何了。”

部队领导说：“这好办，我这里有一份未婚团以上干部的名单和简历，也有他们的照片，拿去让那些女同志挑选，中意的就写封信来，互相了解了解，不就成了吗？”

赵一民笑着说：“这个办法也行。”她便把名单和照片带回延安，作为“礼物”分发给未婚的保育员。

张含英从小听大人说：“耳朵垂子大的人有福。”她就从照片中选了一个长得宽宽的脸，大大的眼，厚嘴唇，大耳朵垂的干部。这位干部叫刘成功，是三五九旅的炮兵主任。在别人的帮助下，张含英给刘成功写了一封信，信中讲了自己的身世和现在的工作情形。

不几天，刘成功回信了。张含英一看信皮上的字写得歪七扭八，就知道这也是个文化不高的人。这一点她倒不在乎，反而觉得这是“门当户对”。从回信中，张含英知道刘成功是河南省信阳人，佃农出身，小时给地主放过牛，当过长工，1931年参加了红四方面军。回信中，刘成功对张含英前边的婚姻毫不介意。他说那是旧社会造成的悲剧，称赞张

含英离家出走的勇气。希望两人保持通信联系，加深了解。

1943年4月的一天，张含英带着保育院的小宝宝，随八路军总部机关干部到南泥湾参观部队军事技术表演。那一天，万里无云，风和日丽。参观者有部队指战员，有机关干部，还有附近的老百姓。会场上人山人海，足有一二万人，围了一个大圆圈。

军事表演开始了。表演的项目有步枪、机关枪打靶，有侦察兵擒拿格斗、拚刺刀，还有骑兵冲锋陷阵。每一个项目，张含英和孩子们都看得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不住地鼓掌。

最后一个项目是炮兵射击。只见两里外的一个山坡上，用白石灰画了一个圆圈，炮弹就往那儿打。一个拿着广播喇叭的人在会场中央高声喊道：“下面有我们的神炮手刘成功同志表演。”

主持人话音一落，只见从队伍中走出一个彪形大汉来。他走到场地中央，麻利地架好了钢炮，搭眼望了望远方的目标，用手指比划了一下，端起炮弹就往炮膛里放。只听“咣——”一声响，炮弹从人们头顶上呼啸而过。又听“当——”一声响，炮弹不偏不依正落在白圈中，爆炸了，掀起一片烟尘。接着，刘成功又连放两发，皆中目标。会场四周，掌声雷动，一些年青的战士不住地高呼：“打得好！打得好！”

张含英在一旁看得眼发直，神发愣。天哪，这正是和自己通了两个多月信的刘成功。她庆幸自己找了一个有本事的人，使劲鼓掌，手都拍麻了，也不觉得。

刘成功表演一结束，张含英恨不得马上跑过去和他握

手，当面向他表示祝贺。可惜晚了一步。会散了，人很乱，她赶忙招呼孩子们上了汽车，在回延安的路上，张含英非常后悔，她离表演的地方比较远，却没看清刘成功到底长得什么样。

回到保育院，赵院长把张含英叫到办公室，笑嘻嘻地对她说“今天打迫击炮的就是刘成功。我在主席台上，看得真切，他身体很强壮，美中不足的鼻梁上有点麻子。再者，我问了旁边总政管干部的一个同志，他说刘成功的实际年龄是三十九岁，这两点请你慎重考虑；如果不同意，现在说明还不晚。”

张含英听了这番话，愣了神。她转念一想，人家不嫌俺是“后婚”，咱怎能嫌人家脸上有麻子。她真诚地对赵院长说：“麻子也不是天生的，只要人心眼好，一好遮百丑，麻子俺不在乎，再说年龄，他三十九，俺二十四，相差是大了点。可俗话说夫老疼小妻，这俺也认了。”

赵一民听罢，抿嘴一笑说：“你俩一个憨厚老实，一个有情有义，两好合一好，这姻缘就成了。”

有话则长 无话则短。单说那日本兵长驱直入，占领山西以后，又准备向陕甘宁解放区进攻。为了打破日本人对解放区的封锁和围攻，八路军总部决定组织东进支队，过黄河去打击日本强盗。刘成功被批准参加战斗。这时，他和张含英的恋爱已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党组织批准他们结婚，出征前举行婚礼。

婚礼在南泥湾举行。那一天，中央保育院派了一辆大卡车，披红戴花，吹吹打打，把张含英送到了南泥湾。

新房设在一孔窑洞中，里面的摆设很简单，一张桌子一